

迪亚斯  
作品

# 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This Is How You Lose Her

[美国] 朱诺·迪亚斯  
Junot Díaz / 著  
陆大鹏 / 译



译林出版社

This Is How You Lose Her

# 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美国] 朱诺·迪亚斯 / 著

陆大鹏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 (美) 迪亚斯 (Díaz, J.) 著, 陆大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迪亚斯作品)

书名原文: This Is How You Lose Her

ISBN 978-7-5447-5792-8

I. ①你… II. ①迪… ②陆…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0702号

This Is How You Lose Her by Junot Díaz

Copyright © 2012 by Junot Día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23号

书 名	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作 者	[美国] 朱诺·迪亚斯
译 者	陆大鹏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Riverhead Books, 201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792-8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录

太阳，月亮，星星	001
妮尔达	029
艾尔玛	045
另一种生活，另一段时光	051
弗拉卡	081
普拉原理	093
冬天	125
萝拉小姐	153
偷情者的真爱指南	179

## 太阳，月亮，星星

我这人吧，其实不坏。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是啥样——自我辩护、厚颜无耻，但我真的不算坏啊。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软弱，会犯很多错误，但基本上还算良善之辈吧。玛歌达莉娜可不同意。在她眼里，我是个典型的多米尼加男人：混蛋、孬种。你瞧，好多个月以前，玛歌达<sup>①</sup>还是我的女朋友，那时我可是大大咧咧，我背叛了她，和那个乱发蓬蓬酷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丁自由乐艺人的小姐上了床。这事我可没告诉玛歌达。你懂的，这种丑事，最好深埋起来。玛歌达之所以听到风声，是因为那妞儿居然给她写了封操蛋的信，把我和她的事抖了出来。信里写得可详细啦。那些细

---

① “玛歌达莉娜”的昵称。

节，你就是喝醉了也不会告诉哥们的。

问题是，这桩丑事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和玛歌达的关系在改善，不再像我背叛她的那个冬天那样疏离。冰雪已经消融。她常来我家。以往我们都是和我那些傻乎乎的哥们儿一起玩——我在那儿抽烟，她无聊得要死——但现在我和玛歌达享受二人空间，一起看电影，开车去不同的地方吃饭。我们甚至还去“十字路口”剧院<sup>①</sup>看了场戏，我给她和一群大牌黑人剧作家拍合影。在那些照片上，她笑得多灿烂，大嘴好像要咧到耳朵根似的。我们又如胶似漆啦。周末我们会去拜访对方的家人。一大清早别人还没起床，我们俩就去小饭馆吃早餐。我们一起在新不伦瑞克的图书馆——就是卡内基用他的昧心钱盖的那个图书馆<sup>②</sup>——扒来扒去找书。我们俩挺幸福。就在这关头，那封倒霉的信来了，就像《星际迷航》里的手榴弹似的，把我的世界炸了个稀巴烂，过去、现在、未来都完蛋了。她们家人一下子都恨不得吃我的肉。尽管我这两年来一直帮他们处理税务，还给他们拾掇草坪，

---

① “十字路口”位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黑人剧院。

②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大亨、巨富与慈善家。卡内基在经营过程中多次因劳资矛盾和工人发生冲突，旗下工人因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缺乏福利保险等，对他颇有怨言。因此尤尼奥称卡内基的财富为“昧心钱”。另外，卡内基因自己少年时酷爱读书，事业有成后便大力兴办公图书馆。

她全家还是对我咬牙切齿。她爸以前把我当亲生儿子看，现在呢，在电话里劈头盖脸、恶狠狠地骂我是狗杂种，那个凶劲儿，好像他在用电话线上吊似的。你不配我用西班牙语跟你讲话，他说。有次我在伍德布里奇商场撞见玛歌达的一个闺蜜——叫柯茉莉贝，学生物的，有典型的黑白混血儿的眼睛——她对我那恶狠狠的样子，就跟我吃了谁家的宝贝娃娃似的。

你都不会想听到我和玛歌达关系有多糟。就像五列火车撞到一块儿那么惨。她把卡珊德拉的信扔过来打我——没打中，掉到一辆沃尔沃汽车底下——然后她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开始呼天抢地、大哭大闹。哦，老天爷，她嚎得那叫一个惨。哦，老天爷。

我的哥们儿说，这种时候，就该咬紧牙关，矢口否认。卡珊德拉是哪个？我感觉恶心得不得了，没矢口否认的那个劲头。我坐在她身旁，抓住她胡乱挥舞的胳膊，说了一些傻了吧唧的话，比如，玛歌达，你一定要听我解释。要不然你不明白。

我来给你说说玛歌达这人吧。她家住伯根莱因<sup>①</sup>，非常

---

<sup>①</sup> 新泽西州哈德逊县北部的商住区，有很多拉丁裔人开设的商店。

有个性：个子不高，大嘴巴，屁股丰满，黑色鬈发浓密茂盛，你的手伸进去一定会迷路。她爸是个面包师，她妈是上门卖童装的小贩。她挺精明，但也有颗宽宏大量的善心。她笃信天主教。每个礼拜天都拉我去教堂参加西班牙式弥撒。如果她有亲戚生病，尤其是那些在古巴的亲戚，她就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的什么修女，请她们为她的家人祷告。她嗜书如命，城里每个图书馆管理员都晓得；她是个教师，所有学生都爱她。她一直替我做剪报，从报纸上剪下关于多米尼加的东西给我。我差不多每周都和她见面，但她还是在邮件里留些多愁善感的短信给我：好让你别忘了我。像玛歌达这样的好姑娘，世上最不应当欺骗的人就是她了。

算了，我偷情败露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就不啰嗦了。苦苦哀求，又哭又闹。我开车去她家，给她写信，深更半夜死皮赖脸地给她打电话，过了整整两周时间，我们总算和好了。倒不是说她家人重新接纳了我，或者她的闺蜜们为此兴高采烈。那些狗东西，嚷嚷着让她永远不要原谅我。甚至玛歌达自己起初也不太情愿和我和好，但毕竟我们俩以前的感情多深啊。她问，你为什么还来烦我？我说的是实话：因为我爱你，宝贝。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挺假，挺扯淡的，但我确实是真心的：玛歌达是我的挚爱，我不想和她分手。我可不想因为作了一次孽，就抛掉这段感情。



和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玛歌达很执拗；我们俩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说，至少要和我相处一个月后才会和我睡觉。我要尽花招想骗她上床，这姑娘就是不为所动。而且她非常敏感。别人对她的伤害，她非常在意，就像纸遇水马上就湿那么敏感。你简直想象不出来，她问过多少次（尤其是我们做完爱之后），如果不是我发现你干坏事，你会自己告诉我吗？这个，还有为什么，是她最常问的问题。我最常用的回答是：会告诉你的，我那么干太蠢了，没经过大脑。

我们甚至还谈过卡珊德拉——通常是在周遭黑漆漆、我们不必直面对方的时候谈。玛歌达问我，我爱上了卡珊德拉了吗，我回答，没有。你还会想她吗？不会的。你喜欢和她做吗？说实话，和她做的感觉糟糕透顶。这样的回答从来都没什么说服力，但非这么说不可，别管听起来多荒唐，多虚伪。非这么说不可。

我们和好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又是亲密得不得了。

但好景不长。渐渐地，几乎是难以察觉地，我的玛歌达换了一个人。她不像以前那样愿意来我家过夜了，我叫她帮我挠挠背的时候，她也不大肯了。你要是注意观察，这些微小迹象真是惊人。比如，过去，如果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正在和别人通话，她总是优先接我的电话，从来不会让我先

挂掉待会儿再打。现在不是这样了。这一切都得怪她那些闺蜜们，我知道那些死丫头一直在她那儿说我的坏话。

当然，我也有一帮哥们儿给我出点子。他们总是说，滚她妈的，这贱人有什么好稀罕的。但我怎么努力，都不能自拔。我是当真爱上了玛歌达。我又开始格外努力地讨好她，但做什么都不见效。我们一起看的每一部电影，我们每次夜间行车，每次她在我家过夜，似乎都在给我减分。我感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渐渐死去，但我每次向她说起我的感受时，她都说我是在自寻烦恼。

大约一个月后，她开始有一些足以让神经兮兮的黑鬼恐慌的新动向了。她换了新发型，买了更高档的化妆品，穿上新衣服，每周五晚上和朋友一起去跳舞。我约她出来玩的时候，都已经不确定她一定会同意了。她往往就跟巴托比<sup>①</sup>似的不断重复，不，我不愿意。我问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我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我知道她这是在干吗：她要让我意识到，我在她的生活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就好像我还意识不到似的。

六月到了。热烘烘的白云慵懒无力地飘着，有人用软水

---

<sup>①</sup> 典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书记员巴托比》，巴托比是个抑郁的律师事务所书记员，他对几乎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不，我不愿意”。

管弄水冲洗汽车，窗户都大开着，音乐飘到室外来。大家全都在为夏天做准备，甚至我们也在。这一年年初，我们曾计划去圣多明各<sup>①</sup>旅游，作为我俩恋爱的周年纪念，现在得决定还要不要去了。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悬了有一阵子了，我是以为它会自然而然地解决的。但现在决断的时刻到了，我把机票拿出来，问她，还想去吗？

就好像这是个很严肃的承诺似的。

可能更糟糕。拜托，不就是度假嘛，有啥大不了的。

我的感觉是你在给我压力。

别把它当压力。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耗在这事上。我每天都提起此事，努力想让她承诺，把咱俩的关系确定下来。或许我是厌倦了现在的尴尬局面了。想活动活动筋骨，渴望能有新变化。或者我脑子里有这种想法：如果她同意和我一起度假，那么我们的关系就能真正改善。如果她不肯去，我至少能知道，我跟她算完了。

她的闺蜜们——地球上最讨厌的倒霉蛋——向她建议，先和我去度假，然后再把我甩了。当然，她把这话告诉我了，因为她已经习惯成自然，脑子里想啥都一定要告诉我。你对这建议是怎么想的？我问道。

---

<sup>①</sup>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她耸耸肩。这总是个主意。

甚至我的哥们儿都对我说，黑小子，你带她去旅游，完全是瞎花钱。但我真的认为，这对我俩有好处。在内心深处，我可是个乐观主义者，虽然哥们儿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我想，只要我俩到岛上<sup>①</sup>玩玩，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我也坦白一下，我爱死圣多明各了。那是我的故乡，在那里总有穿运动服的小贩拼命向你兜售小杯装的布鲁加尔酒<sup>②</sup>，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飞机降落、轮子亲吻跑道、所有人鼓掌的感觉。我是飞机上唯一一个和古巴毫无瓜葛，脸上也没涂厚厚一层化妆品的黑小子，这也让我开心。飞机上有个红头发女人要与十一年没有相见的女儿重逢，我对她挺有好感。我也喜欢这位母亲像捧圣徒骸骨一样小心翼翼地搁在大腿上的礼物。我闺女胸部都开始发育了，红发女人向邻座的旅客小声说，我上次见到她时，她几乎连囫圇的句子都说不清。现在是个真正的女人了。想想看。我喜欢妈妈帮我打的行李包，里面都是送给亲戚的东西，也有送给玛歌达的礼物。就算天塌下来，也一定要把礼物交给她。

---

① 即西班牙岛，哥伦布于1492年在该岛登陆，宣布其为西班牙领地，将其命名为西班牙岛。目前，该岛分属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② 多米尼加产的一种朗姆酒。

如果这是另外一种故事，我一定会给你描绘一下大海。还有鲸鱼喷水是什么样子。我从机场开车出来，看到海面上鲸鱼喷出碎银般水柱的壮观景象，我知道，我是当真回到了故乡。我会告诉你，那儿有多少倒血霉的可怜虫。那里的白化病人、斗鸡眼黑鬼和街头小流氓数量之多，举世罕见。我还会给你描述一下那儿的交通状况：二十世纪末生产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型号的汽车，这儿都能找得到，蝗虫般堵满每一寸平地；这是由饱经风霜、破破烂烂的汽车，摩托车，卡车，大巴，以及相同数量的修理铺（就算是个白痴，只要手里拿把扳手，都能开修理铺）组成的宇宙。我会给你描述棚户区、我们的流不出自来水的水龙头，以及广告牌上画的混血儿，还有我们家房子的厕所是一直靠谱的。我会给你说说我爷爷，他那双农民的粗手，以及他看到孙子没留在这穷乡僻壤而是去美国混，是多么开心。我还会说说我出生的那条街，21号大街，说不清这鸟地方究竟算不算贫民窟，而且它这副熊样已经有年头了。

如果我把这些都描述一番，这个故事就变味了，况且这个故事现在已经很难讲了。你得相信我。圣多明各就是圣多明各。咱们都假装对那儿的情况一清二楚吧。

我脑子肯定是进水了，因为最初几天我还傻乎乎地以

为，我跟玛歌达关系挺好的。当然了，待在我爷爷家让玛歌达无聊透顶，她自己都这么说的——我好无聊啊，尤尼奥——但我之前可是跟她打过招呼的，我爷爷那里是非去不可的。我以为她应该不会介意；她通常很擅长和老年人打交道的。但她跟我爷爷没说几句话。光是汗流浹背地坐立不安，喝了十五瓶之多的水。在多米尼加才待了一天，我们就离开了首都，搭乘一辆大巴前往内地。一路风景如画，尽管正在闹干旱，整个乡间，甚至房屋，都蒙上了一层红土。我就在那儿，把一年来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指给玛歌达看。新开的比萨饼连锁店和街头顽童兜售的小塑料袋装的水。我还解说了历史遗迹。特鲁希略<sup>①</sup>和他的海军陆战队伙计们就是在这儿剿匪的<sup>②</sup>；老总<sup>③</sup>曾经带他的情妇来这儿玩；巴拉格尔<sup>④</sup>就是在这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玛歌达好像挺开心的。不时点头，有时还回答我的话。怎么说呢？我还以为我

---

① 拉斐尔·特鲁希略（1891—1961），曾任多米尼加总统，以铁腕进行独裁统治达二十年。

② 可能指特鲁希略统治时期的所谓“欧芹大屠杀”。1937年，特鲁希略命令军队消灭在多米尼加境内居住的海地人，史称“欧芹大屠杀”。多米尼加军队在靠近海地的边界处，只要看到肤色较深的人便全部拦下，拿出欧芹要对方用西班牙文发音，由于讲法语的海地人无法用西班牙语正确地说出欧芹的名称，被辨认出的海地人全部当场遭到杀害。特鲁希略政府声称此举是剿灭土匪。

③ 老总是特鲁希略的绰号。

④ 华金·巴拉格尔（1906—2002），多次担任多米尼加总统，其标志性名言为：“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俩心心相印呢。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其实也是有情况不妙的迹象的。首先，玛歌达素来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是个小广播。过去我们常常这样：我举起手说，暂停，她就必须至少安静两分钟，好给我点时间，吸收吸收她刚才哇哩哇啦讲的那一大堆话。她会感到尴尬、丧气，不过只要我说，好，继续，她一定会立刻重新叽里呱啦起来。

或许我是兴致太高了。好几周以来，我一直神经紧绷，拼命要挽回玛歌达，搞得心力交瘁，现在总算放松下来了。她坚持每天晚上都要和闺蜜们联系——难道她们担心我会杀了玛歌达还是怎么的——这让我挺不爽，但是，去他娘的，我还是感觉我俩挺相亲相爱的。

我们住在教廷大学附近一家乱七八糟的平价旅馆。我站在阳台上，盯着北斗七星和停了电、漆黑一片的城市，忽然听见她在哭。我以为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找到手电筒，照向她那因为酷热而发胀的面庞。你没事吧？

她摇摇头。我不想待在这儿。

这话什么意思？

哪个字你听不懂？我——不——想——待——在——这——儿。

我认识的玛歌达可不是这个样子。我认识的玛歌达可是

非常非常有礼貌的。她开门前都一定要敲门。

我差点喊出来：你他妈的到底搞什么幺蛾子！但我没喊出来。最后我搂着她，哄着她，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哭了很长时间，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开始说话了。这时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了。原来她是不想像个流浪汉似的转来转去。我以为我们会在海滩上度假呢，她说。

我们会去海滩的。后天就去。

我们不能现在就去吗？

我还能怎么办？她只穿着内衣，等我回话呢。于是我脱口而出：宝贝，你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好吗？我打电话给拉罗马纳<sup>①</sup>的旅馆，问我们能不能早点去入住。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坐公交快车去了首都，然后又换乘一辆，前往拉罗马纳。一路上，我俩互相都没有说话。她看上去精疲力竭，死盯着车窗外的世界，好像在等待世界和她说话似的。

我们的“全多米尼加救赎之旅”进行到了第三天，我们住进了一座有空调的平房，待在屋里看HBO。好不容易来趟圣多明各，却躲在操蛋的度假村屋里看美国电视，真是扯淡。玛歌达在读一本书，是个特拉普会<sup>②</sup>修士写的。我估计

---

① 多米尼加东南岸港口城市，热门的旅游胜地之一。

② 天主教熙笃派隐修会的一支，因创建于法国特拉普而得名，以苦修和缄默著称。多米尼加亦有特拉普会的修道院。



她情绪好了些。我坐在床边上，乱翻着无用的地图。

我想，海滩度假村也来了，现在她总该开心了吧，也该让我尝点甜头了，亲热亲热。以前我和玛歌达对性都挺开放的，但自从上次闹僵后，就一直不尴不尬的。首先，我们做爱不像以前那么有规律了。要是一周我能尝到一次甜头，就算幸运了。我得亲亲抱抱，做足功夫才行，要不然想都别想。她那模样似乎挺受罪，好像根本不想做；有的时候她是真的不想要，我就只能忍气吞声；但有时她是想要的，我就得爱抚她下面——我都是这样做前戏的，说，走一个怎么样，宝贝？她会扭过头去，用无声的语言表示：我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屈服于你的肉欲，但如果你继续把手指插进我身体里，我不会阻止你的。

今天我们开始亲热的时候很顺利，但搞到一半她突然说，等等，我们不能这样。

我问为什么。

她闭上眼睛，好像很羞愧。算了，她说着在我身下扭动臀部。算了吧。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田园之家”度假村。充满火辣激情的度假胜地。一般人都会爱死这地方。这是岛上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度假村，简直是个要塞，壁垒森严，和外界